

人物

現代雙驕

白玉老虎

多情劍客無情劍

蕭十一郎

邊城

彩環曲

大旗天雄

劍客行

鈴中的刀聲

血鵲

沈花沈劍錄

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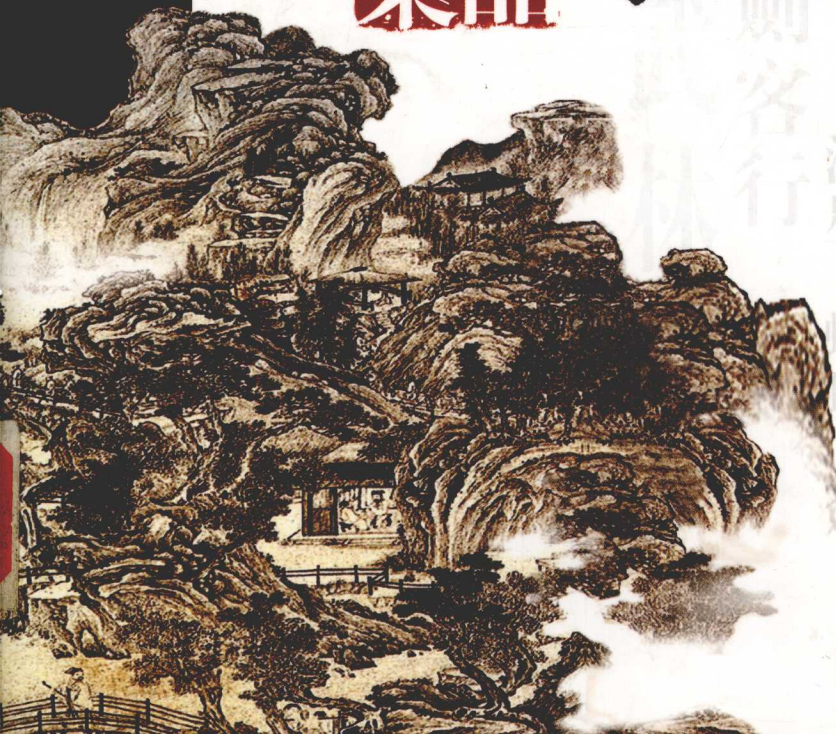
名劍風流

陸小鳳

古龍

作品集

蒼穹神劍
飄香劍雨



古龍



I217.1
161
:5

古龍

作品集

【第五卷】

武林外史（下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一回 狭路相逢

沈浪一上楼，便已瞧见了这独自品酒的小老人。他早已对此人的神情气度，觉得有些奇怪。

只因这老人看来虽平常，却又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诡奇之意。他知道凡是这样的人，都必定有种神秘的来历。

此刻，他自然不肯放过可以接近这神秘人物的机会，当下长身而起，抱拳含笑说：“既承错爱，敢不从命。”

那小老人竟仍端坐未动，只是微微笑道：“如此便请过来如何？”

沈浪道：“遵命。”

熊猫儿却忍不住低声骂道：“这老儿好大的架子……沈兄，我陪你去。”

两人前后走了进去，那小老人目光却只瞧着沈浪一个人，缓缓地道：“请恕老朽失礼，不能站起相迎……”

他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奇怪，缓缓接道：“只因老朽有个最好的理由请公子原谅此点……”

熊猫儿忍不住道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那老人且不作答，只是将衣衫下摆微微掀起一些。

他竟已失去双腿。

空荡荡的裤管，在衣衫掀起时，起了一阵飘动。

老人的目光，冷冷瞧着熊猫儿，道：“这是什么理由，只怕已无需老朽回答，足下也可瞧出了。”

熊猫儿不觉有些歉然，讷讷道：“呃……这……”

老人道：“足下已满意了么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请恕在下……”

老人冷冷截口道：“足下若已满意，便请足下走远些。老朽并未相邀足下前来，足下若定要坐在这里，只怕也无甚趣味。”

熊猫儿僵在那里，呆了半晌，突然大笑道：“不想我竟会被人赶走，而且还发不得脾气。这倒是我平生从来未遇过之事，但我若不坐下，只



是站在一边，这又当如何？”

老人道：“足下若真个如此不知趣，也只有悉听尊便。”他再也不去瞧熊猫儿一眼，目光回到沈浪时，面上又露出笑容，微微笑道：“请坐。”

沈浪抱拳笑道：“谢座。”

熊猫儿进又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有站在那里。

但见那老人又招呼店伙，送上了七只酒杯，整整齐齐放到沈浪面前。老人神情似是十分欢悦，含笑道：“相公既豪于酒，想必知酒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世上难求知己，何妨杯中寻觅。”

老人拊掌道：“妙，妙极。”

取起第一只酒杯，在沈浪面前第一个杯中，浅浅斟了半杯，淡青而微带苍白的酒正与老人的面色相似。

老人笑道：“足下既知酒，且请尽此一杯。”

沈浪毫不迟疑，取杯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好酒。”

老人道：“这是什么酒，足下可尝得出？”

沈浪微微笑道：“此酒柔中带刚，虽醇而烈，如初春之北风，严冬之斜阳，不知是否以酒中烈品大曲与竹叶青混合而成？”

老人拍掌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相公果然知酒……竹叶青与大曲酒性虽截然不同，但以之掺合而饮，却饮来别有异味。”

沈浪道：“但若非老丈妙手调成，酒味又岂能如此奇妙？”

老人喟然叹道：“不瞒相公，老朽一生之中，在这‘酒’上的确花了不少功夫，只是直到今日，才总算遇着相公一个知音。”

熊猫儿在一旁忍不住大喊道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将两种酒倒在一起，连三岁小孩子都会倒的，不想今日竟有人以此自夸。”

老人神色不变，更不瞧他一眼，只是缓缓道：“有些无知小子，只道将两种混成一味，必定容易已极，却不知天下酒品之多，多如天上繁星，要用些什么样的酒混在一起，才能混成一种动人的酒味，这其中的学问，又岂是那些无知小子梦想能及。”

熊猫儿吃了个瘪，满腹闷气，也发作不得。

沈浪含笑瞧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常言道：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老丈调酒，想必亦是此理。”

老人拍掌笑道：“正是，胡乱用几个字拼成在一起，又岂可算得上是文章？而高手与俗手所作的文章，相差又岂可以道里计？文章如此，酒亦如此。字，需要高手连缀，才能成为文章；酒，亦需高手调配，才能

称得上妙品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且让在下再尝一杯。”

老人果然拿起第二只酒樽，在沈浪面前第二个酒杯中又浅浅斟了半杯，琥珀色的酒，却带着种奇异的碧绿色。

这正与老人目光的颜色相似。

沈浪举杯饮尽，又自叹道：“好酒！不知道是否以江南女儿红为主，以茅台与竹叶青为辅，再加几滴荷叶酒调合而成？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！老朽调制此酒，倒也花了不少心思，是以便为此酒取了个名字，唤作唐老太太的撒手铜……”

沈浪截口笑道：“酒味既佳，酒名更妙。此酒饮下时，清凉醒脑，但饮下之后，却如一股火焰，直下肠胃，那滋味的确和中了唐门毒药暗器有些相似。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调酒之难，最难在成色之配合，那是丝毫也差错不得的。此酒若是将女儿红多调一成，便成了‘唐老太太的裹脚布’，再也吃不得了。”

两人相与大笑，竟是越见投机。

那老人开始为沈浪斟第三杯酒时，熊猫儿已实在耽不住了，只得抽个冷儿，悄悄溜了回去。

乔五笑道：“兄台终于回来了。”

熊猫儿耸耸眉宇，笑道：“喝酒原为取乐，哪有这许多麻烦。若先花这许多心思来调酒配酒，这酒倒不喝也罢。”

乔五大笑道：“对，还是一大杯一大杯的烧刀子喝着干脆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不想乔兄倒是小弟知己，来，敬你一杯。”

两人干了三杯，嘴里在喝酒，眼角还是忍不住偷偷往那边去瞧，目光中终是多少有些羡慕之意。

花四姑抿嘴笑道：“看来你两人对那老头子樽中的酒，还是想喝的。”

乔五眼睛一瞪，道：“谁说我想喝？”

花四姑咯咯笑道：“只是喝不着，所以就说不好了。”

乔五道：“正是，喝不到的酒，永远是酸的。”

熊猫儿含笑叹道：“沈浪的福气，当真总是比人强。他不但艳福比人强，就连口福，也要比别人强上几分。”

花四姑微微笑道：“但你却也莫要当他这几杯酒是容易喝的。”



熊猫儿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花四姑道：“他喝这几杯酒，当真不知费了多少气力。”

熊猫儿奇道：“有人将酒倒在他面前的杯子里，他只要一抬手，一仰脖子，酒就到了肚子里，这又要费什么气力？”

花四姑道：“就因为别人替他倒酒，他才费气力。”

熊猫儿苦笑道：“越说越不懂了。”

乔五道：“非但你不懂，我也糊涂得很。”

花四姑笑道：“你们再仔细瞧瞧。”

熊猫儿、乔五早已一齐凝目望去，只见沈浪此刻已喝光了第五杯酒，刚举起第六只酒杯。

花四姑道：“现在沈相公举起了酒杯，是么？”

熊猫儿揉了揉鼻子，道：“是呀！”

花四姑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现在……那老儿举起了酒樽。”

花四姑道：“嗯……接着往下瞧，瞧仔细些。”

乔五道：“现在，那老儿将酒樽歪了下去……”

熊猫儿道：“现在，那老儿瓶口已碰着沈浪酒杯。”

乔五道：“好，现在他开始倒酒。”

花四姑道：“你还瞧不出奇怪么？”

乔五皱眉道：“这……这又有什么奇……”

熊猫儿突然拍掌道：“对了，这老儿不但动作缓慢，而且倒酒也特别慢，我说了这许多话，他却连半杯酒还未倒完。”

花四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但他倒酒为何特别慢？这原因你已瞧出？”

熊猫儿目光截住，道：“他倒酒的那只手，虽然稳得很，但衣袖却不住飘动，像是整条手臂都在发抖似的。”

乔五道：“不错，他穿的是皮袍子，又厚又重，这衣袖终不是被风吹动的。但他手臂为何发抖？莫非……”

熊猫儿接口道：“莫非他正拼命用力气？”

花四姑道：“你倒再瞧沈相公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沈浪还在笑……但他这笑容却死板得很。嗯！他的衣袖，也有些动了……哎呀！你瞧他那酒杯。”

乔五亦自失声道：“他那酒杯难道缺了个口么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那酒杯方才明明还是好的，但此刻竟被那老儿的酒樽

压了个缺口……嘿，你再瞧那酒樽。”

乔五笑道：“这酒樽的瓶口已弯了……”

花四姑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两人此刻总该已瞧出，他两人表面在客客气气喝酒，其实早已在暗暗较量上了。”

熊猫儿叹道：“不想这老儿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，竟能和沈浪较量个不相上下，这倒是出人意料得很。”

乔五沉声吟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沈相公占了上风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自然是沈浪占上风的。但能让沈浪出这许多气力的人，江湖中又有几个？”

乔五叹道：“这倒是实话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所以我越想越觉这老儿奇怪。武功如此高，人却是残废；神情如此奇特，你我却想不出他的来历。”

乔五道：“看来，他与沈相公之间，必定有什么过不去之处，否则又怎么才一见面，便不惜以内力相拼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对了……嗯，不对，他若和沈浪真的有什么仇恨，却为何不肯言明，反要装出一副笑脸？”

乔五皱眉沉吟道：“嗯，这话也不错……”

目光触处，只见那酒樽与酒杯终于分开了来。

沈浪居然还是将那杯酒一饮而尽，居然还是笑道：“好酒。”

那老人“砰”的放下酒樽，整个瓶口突然中断，落了下来，但老人却也还是若无其事，笑道：“此酒自然是好的……老朽调制的酒，好的总是留在后面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第七杯酒想必更妙了。”

老人笑道：“妙与不妙，一尝便知。”

缓缓吸了口气，取起第七只酒樽，缓缓伸了出去。

沈浪亦自含笑端起第七只酒杯，缓缓迎了过来。

熊猫儿皱眉道：“这老儿倒也奇怪，明知内力不及沈浪，为何还要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见沈浪手掌一翻，用小指将酒杯扣在掌心，却以食指、中指，捏着瓶口，将老人手中的酒樽，轻轻夺了过来。

那老人面不改色，仍然笑道：“相公莫非要自己倒酒？”

沈浪笑而不答，却推开窗子，向下面瞧了瞧，然后伸出酒樽，竟将一樽酒全都倒在窗外。



老人终于变色，道：“相公这是为什么？”

沈浪笑道：“老丈这第七杯酒，在下万万不敢拜领。”

老人怒道：“你既然喝了前面六杯，更该喝下这第七杯。你此刻既要对老夫如此无礼，方才为何又要将那六杯酒喝下去？”

沈浪微微笑道：“只因那六杯酒喝得，这第七杯酒却是喝不得的。”

老人怒道：“此话……”

沈浪突然出手如风，往老人衣袖中一摸。

那老人猝不及防，失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一个字方说出，沈浪手已缩了回去，手中却已多了个小巧玲珑，仿佛以整块翡翠雕成的盒子。

这时酒楼之上，除了花四姑、乔五、熊猫儿三人之外，也早已有不少双眼睛，在一旁眼睁睁的瞧着这幕好戏。

沈浪突然施出这一手，众人当真全都吃了一惊。

那老人更是神情大变，只是勉强控制，冷冷喝道：“老夫好意请你喝酒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？……还来……”

沈浪笑道：“自是要奉还的，但……”

他缓缓打开了那翡翠盒子，用小指挑出了粉红色粉末，弹在酒杯里，凝目瞧了两眼，叹道：“果然是天下无双的毒药。”

老人双手紧紧抓着桌沿，厉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沈浪笑道：“老丈方才若是未曾将这追魂夺命的毒药，悄悄弹在那第七樽酒里，在下自然早已将第七杯酒喝了下去。”

老人怒道：“放屁，你……”

沈浪含笑截口道：“老丈方才屡次与在下较量内力，只不过是藉借此引开在下的注意而已。在下若真的一无所知，方才再与老丈较量一番内力，等到老丈不敌缩手，在下难免沾沾自喜，于是又将那第七杯酒喝下去……”

他仰天一笑，接道：“那么，在下今生只怕也喝不着第八杯酒了！”

那老人面上已无丝毫血色，犹自冷笑道：“我与你非但无冤无仇，简直素昧平生……你甚至连我名字都不知道，我为何要害你？”

沈浪微微笑道：“老丈其实是认得在下的，而在下么……其实也早已认出了老丈。”

老人动容道：“你认得我？”

沈浪缓缓道：“来自关外，酒中之使……”

老人厉叱一声，满头毛发，突然根根耸起。

那边的对话，熊猫儿等人俱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乔五耸然道：“不想这老儿竟是快活酒使！”

花四姑道：“不想他行藏虽如此隐秘，却还是被沈相公瞧破了。”

熊猫儿叹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又有哪件事，能瞒得过沈浪，唉……沈浪呀沈浪，你难道真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的么？”

那“快活酒使”的一双眼睛，此刻生像已化为两柄利剑，直恨不得能将之齐根插入沈浪的心脏里。

但他狠狠瞪了沈浪半晌后，目光竟渐渐柔和，耸立着的头发，也一根根落了下去，怒火似已平息。

沈浪含笑道：“在下猜的可不错么？”

老人嘴角竟也泛起一丝笑容，道：“厉害厉害……不错不错……”

沈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知大名可否见告？”

老人道：“老朽韩伶。”

沈浪拊掌笑道：“好极好极，昔日刘伶是为酒仙，今日韩伶是为酒使，小子有幸得识今日酒使，幸何如之？”

韩伶亦自拊掌笑道：“只惭愧老朽全无刘伶荷锄饮酒的豪兴。”

两人又自相与大笑，笑得又似乎十分开心。

群豪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愣住了。

乔五叹道：“沈相公当真是宽宏大量！这老儿几次三番的害他，他非但一字不提，居然还能在那里坐得住。”

熊猫儿苦笑道：“沈浪的一举一动，俱都出人意外，又岂是我等猜得透的。”

乔五道：“这老儿虽在大笑，但目光闪烁，心里又不知在转着什么恶毒的念头，沈相公还是该小心才是。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沈浪从不会上人家当的。”

花四姑突然失声道：“不好……”

乔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花四姑道：“你瞧……你瞧那老人的两条腿。”

熊猫儿奇道：“他哪里有腿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沈浪一声长笑，他面前的整张桌子，俱都飞了起来，桌子下竟有湛蓝色的光芒一闪。



熊猫儿已瞧出这光芒竟是自韩伶裤腿中发出来的。

双腿齐膝断去的韩伶，裤腿中竟是两柄利剑。

两柄淬毒的利剑。

他谈笑之间，双“腿”突然自桌下无声无息地踢出，沈浪只要沾着一点，眨眼之间，便要毒发身死。

哪知沈浪竟似在桌子下也长着只眼睛，韩伶的“腿”一动，他身子已平空向后移开了三尺。

韩伶一击不中，双手抬起，整个桌子，却向沈浪飞过去，他自己却自桌子边窜过，“腿中剑”连环踢出。

他平日行路，俱是以剑为腿，二十多年苦练下来，这两柄淬毒利剑，实已如长在他腿上一般。

此刻他的剑踢出，寒光闪动，剑气袭人，其灵动处居然远胜天下各门各派的腿法，其犀利处更非任何腿法所能望其项背。

满楼群豪，俱都耸然失色，脱口惊呼。

熊猫儿、乔五，更早已大喝着扑了上去。

就在此时，只见沈浪身子在剑光中飘动游走，韩伶连环七剑，俱都落空，突然反手击破窗子，箭一般窜了出去。

等到熊猫儿、乔五追到窗口，这身怀武林第一歹毒外门兵刃的恶毒老人，身形早已消失不见。

第二十二回 爱恨一线

酒楼上的骚动，久久都不能平息。

熊猫儿跌足道：“沈兄，你为何不还手？你为何还不追？”

沈浪默然半晌，轻轻叹道：“瞧在金无望面上，放他这一次。”

熊猫儿亦自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不错，该放的。”

乔五道：“怕是纵虎容易擒虎难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有‘雄狮’在此，虎有何惧。”

乔五大笑道：“在下若是雄狮，兄台便该是神龙了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们一个雄狮，一个神龙，却让我这只猫儿如何是好？”

大笑声中，三个豪气干云的男子汉，竟似乎在瞬息之间，便已将方才的凶杀不快之事，抛在九霄云外。

突见一个锦衣华服的美少年，大步走了过来，走到沈浪面前，停下脚步，上上下下，瞧个不停。

沈浪忍不住道：“这位兄台……”

那美少年随口道：“在下胜玄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他脸上又没长花，你瞧个什么？”

胜玄宛如未闻，又瞧了两眼，自己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才是真的沈浪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真的沈浪……难道还有假的沈浪不成？”

胜玄叹道：“倒是有一个。”

熊猫儿大声道：“假的沈浪……你瞧见过？”

胜玄道：“方才还在这里。”

熊猫儿动容道：“此刻哪里去了？”

胜玄道：“此刻他……”

眼前突然泛起个娇弱动人的影子，语声立刻停顿。

熊猫儿道：“说呀，怎的不说了？”

胜玄微微一笑道：“说不定那只是个与沈相公同名同姓的人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且说出，咱们好歹去瞧瞧。”



胜玔道：“这……”

熊猫儿一把抓住他手臂，厉声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胜玔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本非必要说的，不说又怎样？”

熊猫儿瞪了他一眼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好，不想你也是条汉子。我熊猫儿平生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有骨头的汉子！来……不管别的事，咱们先去喝一杯。”竟真的拉着胜玔去喝酒了。

乔五摇头失笑道：“这猫儿倒真有意思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武林中人若不认得这猫儿，当真可说是遗憾得很。”

只见胜玔已被糊里糊涂的灌了三杯酒回来。他本已喝得不少，再加上这三杯急酒喝下去，步履已不免有些踉跄。

沈浪伸手扶住了他，含笑道：“下次莫和猫儿拼快酒，慢慢的喝，他未必喝得过你。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胜兄又非大姑娘，小媳妇，怎肯一口口的泡蘑菇？醉了就醉了，躺下就躺下，这才是男儿本色。”

胜玔拊掌笑道：“正是正是，醉了就醉了，躺下就躺下，有什么了不起……但小弟却还未醉。沈相公，你说我醉了么？”

沈浪笑道：“是是是，没有醉。”

胜玔道：“好，好，沈兄果然不是糊涂人。沈兄，告诉你，你只管放心，你若想见另一个沈浪，只须等到明日。”

沈浪道：“明日？”

胜玔道：“不错，明日……明日丐帮大会，他必定也会来的。”

沈浪目光凝注，缓缓颌首道：“好，明日，丐帮大会……在此会中，我想还会遇见许多人，许多我十分想见到的人。”

胜玔道：“对了，此次丐帮大会，必定热闹得很。”突然反身一拍熊猫儿肩头，道：“猫儿，你醉了么？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我？醉了？”

胜玔道：“你若未醉，咱们再去喝三杯。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正中下怀，走。”

胜玔道：“但……但咱们却得换个地方去喝，这……这房子盖得不牢，怎地……怎地已经在打转了……嗯，转得很厉害。”

突见一个店伙大步奔了过来，眼睛再也不敢去瞧那熊猫儿，远远便停下了脚步，垂着头道：“哪一位是沈浪沈相公？”

沈浪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那店伙躬身道：“敝店东主，在后面准备了几杯水酒，请沈相公进内一叙。”

沈浪方自沉吟，熊猫儿笑道：“嘿，又有人请你了，你生意倒真不错。”

胜玄道：“怎……怎的就没有人请我？”

沈浪沉吟半晌，缓缓笑道：“烦你上复店东，就说沈浪已酒醉饭饱，不敢打扰了。”

那店伙赔笑道：“敝店东吩咐小的，请沈相公务必赏光。只因……只因敝店东还有事与沈相公商量，那件事是和一位朱姑娘有关的。”

沈浪动容道：“哦……既是如此，相烦带路。”

那店伙展开笑脸，躬身道：“请。”

两人先后走了，乔五道：“朱姑娘，可就是那位豪富千金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就是她……莫非她也来了……莫非她又惹出了什么事……但她却又和这酒楼店东有何关系？”

朱七七寒着脸，直着眼睛，自酒楼一路走回客栈。走回房，等那两个婆子一出门，她就“砰”的关上了门。

王怜花就坐在那里，直着眼，瞧着她。

只见朱七七在屋子里兜了七八个圈子，端起茶杯，喝了半口茶，“砰”的将茶杯摔得粉碎。

王怜花仍然瞧着她，眼睛里带着笑。

朱七七突然走过来，一掌拍开了他的穴道，又走回去。有个凳子挡住了她的去路，她一脚将凳子踢得飞到床上。

这一脚踢得她自己的脚疼得很，她忍不住弯下腰，去揉揉脚，王怜花忍不住“噗哧”笑出声来。

朱七七瞪起眼睛，大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我……哈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笑！你再笑，我就真的将你嫁给那姓胜的小伙子。”

没说完，她自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但这笑，却是短促得很，短促得就像人被针戳了一下时发出的轻叫——想起沈浪，她再笑不出。

王怜花喃喃道：“何苦……何苦……自己踢椅子，踢疼自己的脚。自己去找个人，来伤自己的心……这岂非自作自受。”



朱七七霍然回首，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王怜花笑嘻嘻道：“我只是在问自己，天下的男人是不是都死光了，只剩沈浪一个？据我所知，有许多人却比沈浪强得多。”

朱七七冲到他面前，扬起手。

但这一掌，她却实在掴不下去。

她也在暗自问自己：“天下的男人，难道真的都死光了么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我还是对沈浪这么丢不开，放不下？”

她跺了跺脚，大声道：“我要报复……我要报复。”

王怜花缓缓道：“凭你一人，若想对沈浪报复，只怕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只怕怎样？你说我不行？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自然可以的，但……却要加上我。有了我替你出主意，有了我帮忙，你还怕沈浪不遭殃么？”

朱七七目光凝注着他，良久良久，突然转回头，转过身子，她身子不住颤抖，显见她心中正在挣扎着。

王怜花微微笑道：“其实，依我看来，你虽受了一些气，也就算了吧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当真是惹不得的，你又何苦……”

朱七七霍然再次回身，怒道：“谁说他想惹不得？我就偏要惹他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心里可有什么主意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目光一闪，突然大声道：“我要叫所有的人都恨他，和他作对。”

王怜花点首笑道：“这主意不错。但你如何才能叫别人都和他作对……你方才想必已瞧见，他如今是极受欢迎的人物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哼，我自有主意。”

她又在屋子里兜了七八个圈子，突又驻足回身，目光又紧紧凝注着王怜花，一字字地缓缓道：“那丐帮大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想必清楚得很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没有比我再清楚的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说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左公龙想当帮主，已想得快疯了，我答应助他一臂之力，是以他将丐帮弟子，全都召集到此处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但如今左公龙已逃得无影无踪，你……嘿，你自己也是自顾不暇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这些事的变化，丐帮弟子又怎会知道？他们接到了

‘丐帮三老’的手令，自然就从四面八方赶来。”

朱七七问道：“那些赶来赴丐帮大会和观礼的武林豪士，却又是谁约来的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自然也是左公龙。能坐上丐帮帮主的宝座，乃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，他自然恨不得天下武林英雄都来瞧瞧。”

朱七七猛的一拍巴掌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瞧你如此得意，莫非你已有了妙计？”

朱七七目中果然充满了得意之色，笑道：“王怜花，告诉你，我可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不想坏主意害人也就算了，我若要想坏主意害人，可也不比你差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究竟是何妙计？在下愿闻其详。”

朱七七目光闪烁，道：“丐帮弟子们接着左公龙手令后，便立刻全都赶来，显见左公龙在丐帮弟子心目中，仍是个领导人物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那些武林豪士，甚至包括七大高手在内，接到左公龙的请柬，也俱都不远千里而来，显见左公龙在武林中声望不弱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左公龙在江湖中，素来有‘好人’之誉，若以声望而论，昔年丐帮的熊故帮主，也未必能比他强胜多少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由此可见，直到今日为止，江湖中还没有人知道左公龙的真面目，大家仍然都对他爱戴得很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只要你我不说，就绝无人知道。”

朱七七沉下脸，眯着眼睛，缓缓道：“所以，这时若有人对大家扬言，说左公龙已被沈浪害了，那么要为左公龙复仇的人，必定不少。”

她虽然努力想做出阴险狞恶的模样，却偏偏装得不像。王怜花瞧得暗暗好笑，口中却大声赞道：“妙，果然是妙计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咱们不但要说左公龙是被沈浪害死的，还要说单弓、欧阳轮也是死在沈浪手中，那么要找沈浪复仇的人，就更多了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妙！越来越妙了……”

突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但这里只有一点不妙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什么不妙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只可惜左公龙并未死，他若来了……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说你是聪明人你怎的这么笨？左公龙来了岂非更好！他难道不是对沈浪恨之人骨？他若来了咱们便可授意于他，叫他说自



己乃是自沈浪手下死里逃生，但单弓和欧阳轮却真的死了。”

她拍掌笑道：“左公龙亲口说出的话，相信的人必定更多，是吗？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是极是极，妙极妙极。”

突又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但你我此刻……你我说的话，别人能相信么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所以，这其中还要个穿针引线的人。这些话，你我不必亲自去说，而要自他口中传将出去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嗯，好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为了要使别人相信此人的话，所以他必须是个颇有威望的人物，说出来的话，也必须有些份量。”

王怜花叹道：“这样的人，只怕难找得很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里现成就有一个，你怎的忘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谁……哦，莫非是那小子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就是那小子，胜兹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但……他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他自己虽只是毛头小伙子，在武林中全无威望，但胜家堡在武林中却可称得上是世家望族，这种世家子弟说出的话，别人最不会怀疑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不错，问题只是……这样说，他肯说么？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自然又要用计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在他身上，用的又是何计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反间计……”

瞧了王怜花一眼，嘻嘻笑道：“自然，还有美人计。”

王怜花怔了一怔，大惊道：“美人计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莫非要我用我……”

朱七七咯咯笑道：“对了，就是要用你这大美人儿……竟然有人对你着迷，你真该开心，真该得意才是。”

她话未说完，已笑得弯下了腰。

王怜花又气，又急，道：“但……但这……”

朱七七弯着腰笑道：“这才是天大的好事！我为你找着了这样个如意郎君，你也真该好好的谢谢我才是。”

王怜花苦着脸，惨兮兮地道：“但……但他若真要和我……和我……”